

負生的日記

王匠伯著



A stylized black and white illustration. On the right side, a woman's face is shown in profile, looking downwards with a somber expression. Her hair is styled in a short, wavy bob. To the left of her face, there are abstract, geometric shapes that resemble a cityscape or architectural details. The background is dark with some lighter, wavy lines. The overall style is reminiscent of early 20th-century modernist or expressionist art.

負生的日記

王 匠 伯 著

上 海
現 代 書 局
1928

四月十三日

今天忽然想寫些日記；以前本來也曾寫過，但總因為太懶，往往半道兒打住，未能繼續下來。

其實，半道兒打住，本也算不得一回什麼事。連自己的生命都不知道是否要半道兒打住，何況一點兒日記！那裏起手，那裏便算開始；那裏打住，那裏便算終止，——人是只好如此，而且也只能如此的。假如不能開釋“過去”，則“現在”必更痛苦。所以我對於“過去”未留下些生活的痕跡，——雖然在腦海裏已經有些是絕不能泯滅的了。——並不以為是怎樣的憾事，反倒覺得可喜。

今天起手寫日記，那末，今天便算開始；“過去”全算沒有。我盼望今天是新生命的紀元，從今

天起，能殼有新的生活痕跡留下去。

但，這在自己，却是毫無把握的，不過“盼望”而已。“過去”算作沒有，是很難辦到的事；因為腦海裏真的有些是不可泯滅的了。

“過去”終還要有，這纔是大悲哀的事。

想來想去，找不到解決的方法。其實，這本也沒有什麼解決的必要；不過爲了免除自己的痛苦，却總想有方法可以使“過去”完全泯滅。我現在已經明白：我這一次吐血，也半多是因爲不能忘却“過去”的緣故。不能忘却“過去”，是人生痛苦的根苗。

昨讀冥土旅行，Megapenthes 生前種種罪惡，而死後在幽冥中所受的“重罰”，只是沒得到一口“忘川”的水喝。這意思是使“他的世間的榮華與權力永遠在他的心上，他的手指永遠忙着數那幸福的項目”；“永遠不忘記世間的事情”。

由此可以證明，我的話是對的。一切事，立即歸於忘却，則人世間絕不會有所謂痛苦。

但記得有些人似乎曾經不大滿意於中國人的

健忘，彷彿說，“五卅”也罷，“三一八”也罷，好在不久便會歸於忘却，沒有人再想到了；中國人的這些劣根性不除，中國將不可救。大該這些人是還沒有忘情於中國民族的復興，所以寧叫他們痛苦些，也不要忘記“過去”。這種苦心，我可以代表自己，表示感激。

但這是另一回事。在自己，也還是能彀把“過去”忘却為上罷。即使不能忘却，我想在這日記上，也決不留回憶的痕跡；雖然這近於自欺。但自欺也不一定是不好的事，人是常常要欺人的，欺人之暇，反過來自欺一下，這纔是人間的“公平”。

聽說迂齋二叔祖家裏的秤，足足大了二兩。他到市上買東西，固然用這秤；到他兄弟蚊兒翅家裏買米，也用這秤。這纔是“大公無私”，對自己兄弟，對路人，一般看待。

精神總還不好，話也越說越遠，遠到聯不成一起。母親又催我睡，說養養精神明早給妹妹寫信，找迂齋二叔祖寫，他是再三的推諉。這真是人間的“公平”，自己侄媳婦求到臉前，也一般的擺面

孔。

就此擱筆。

四月十四日

今早，喫過點心，便給妹妹寫信。其實，只是給母親當了一回記錄。

早飯後，母親到土麻兒二叔家裏去看二嬸嬸。叫我在家靜養，念念“白話詩”，不要看紅樓夢和難解的文言作品。母親真精細，又怕我觸景傷情，又怕我勞神。母親的愛，自然不能不接受；我遵命躺在她床上，哼了半天嘗試集，終於覺得無聊起來。

黃媽在香椿樹下洗衣服，我拿了一把小椅子，過去同她談了一回。但她那似理不理的樣兒，却又使我有些煩厭，只得又去哼嘗試集。

想起來，黃媽也算得是一個可憐的婦人。她十八歲時，嫁給一個剛滿十週年的孩子，纔過了幾個月，他便生天花，給醫生醫死了。從此，公婆說她是“不祥之物”，虐待她；她偷跑出來，當老媽子度生。一直到如今，輾轉走了十餘家，已經四十歲了。她

雖然是農家女兒，却倒“頗曉大義”；尤其對於男女之大妨，更奉之唯恐不謹。先前，也有幾個野男人調戲過她，她跳井上吊的著實的鬧過幾次，大家纔知道她是個節婦，都頗敬重她。現在，雖然臉上已密密層層的打起許多皺紋，頭頂也禿了，牙也落了不少；然而對於男人，仍然是不大理的。但她也知道自已漸漸老了，將要不能再給人家做活；所以一提到將來如何，總是異常難過，有時竟至落下淚來。經過別人的勸慰之後，常常含淚的說：“將來就是討了飯，餓死，也總算對得起先夫了！”從此，人們越加敬重她；連迂齋二叔祖都說要給縣裏寫信，給她立節孝坊呢。不過當時因為短臂二伯說，她‘節’字雖然穀得上，但可惜不能隨着公婆艱苦度日，偷跑出來，於“孝”字就未免不配了。因此，立節孝坊的提議，也就無形消沈了。其時，黃媽雖然曾經由喜悅變為失望，但也終於恢復了平日枯木般的鎮靜。

直到上燈以後，母親纔回來。她說，土麻兒二

嬸嬸有些感冒，一沒天起床；今晚服了藥，還不知怎樣，明早要叫黃媽去看她。又說，二嬸嬸不但長得叫人可憐，性格兒也非常溫柔可親；我病的時候，她還很掛心的每天來望我呢。母親叫我再調養幾天，也去看看她。

夜裏，反來覆去，總睡不著。忽然想起二嬸嬸來了，母親的話，是不錯的，那真是一個可憐可親的少婦。去年寒假，我和妹妹到她家裏，見她寫的小楷，真是秀麗的很，我這字兒要和她的一比，簡直慚愧煞人！而且，她又是那般的美麗。

但她是何其不幸呢？竟嫁了土麻兒那樣的一個丈夫。那外表的難堪，還是另一回事。只是這一個字兒不識得，日久天長，也盡穀寂寞的了。難得她還生了一個小孩子，雖然他們結婚已經三年了。

尤其可怪的，聽說他們的感情還不劣。

我覺得“不幸”似乎壓上了自己的肩頭，疑異的輕波在我微哀的腦海裏泛漾着。

我不知道我什麼時候纔睡着。

四月十五日

今早起身，已經九點多鐘了，接着就早餐。這時候纔起身，於我的病是不大好的，但願以後不如此。

黃媽去望二嬸嬸的病，回來說，已經好些了，請母親不要掛念。她還叫黃媽給我帶來幾樣精緻的點心，說是清明節時，她母親送來的，因為忙着過節，過了節又生病，所以忘了早送來。我很感謝她自己病着，還想着我的嘴饞。那點心很好，我喫了一塊，可惜剛喫了飯，不能多用。我便叫母親給我好好收起，等明早喫。

午飯後，寡婦的大伯母來，母親不大理她；連黃媽也不給她倒一杯茶。我看不過眼，便說：“黃媽，給大伯母倒杯茶！”她不睬我，我有些生氣。但看母親並不說什麼，我也沒再做聲。她坐了一回，沒的搭趣，便走了。

這位大伯母將近五十歲了，寡居已經七八年，也沒有兒女。人們都不理她，她也和人很少來往，我總以為是她太窮的緣故。今天母親的神情，却使

我納悶，因為她素來並不那般欺貧愛富的。晚上，忍不住問起來。母親說：“我不理她，却不是因為她窮；就是別人不理她，也不是為這個。她那些醜事，你還不知道呢。你大伯死了不到半年，她便勾通上一個二十來歲的小廝，也不怕人，……你想，叫人怎麼好理她呢？那小廝已經在前年被你迂齋二叔祖趕走了。聽說近來又弄了一個，還不知道真不真。”我這纔知道，一個二十來歲的小廝，會和一個將近五十歲的老婦勾結，而且纏得火熱；天下事真是難以想像的呵！

今天很困，需要早睡；我躺下的時候，纔八點一刻。母親說，太早了。我裝沒聽見，蒙了蒙頭，一天又過去了。

四月十九日

東方剛發白，便起來。悄悄的叫黃媽給我煮了些開水，漱口，淨面，喫點心，忙了一陣；便想瞞了母親出去逛逛。別也無處可走，順步到了西園。那裏的桃花已經殘敗了，落紅滿地，可憐竟無人收

拾，過了清明，又將近十天了。桃杏盛開時節，我還病在牀上，不大能起來；現在是可以出來走走了，而桃杏又已敗落！花無緣耶？我無緣耶？我不禁起了許多陳舊的感慨。朝日已漸漸的升起，在村東的樹頭之上，放着溫柔的晨光，一切都微染着淡金色的光芒。病了兩個多月，真沒有想到還能和這偉大的自然，重來握手。但我偶一低頭，發現了被自己的腳踐傷了的幾片落花，又覺得悲哀。

杏花謝了，

桃花開了，

一般的艷陽天氣呵。

杏花桃花都謝了，

我纔著實的感到寂寞了！

我不禁哼出這樣的短句來。

路上漸漸有了行人，我纔回來；我唯恐不幸而遇見那些所謂尊長們。自生病以來，雖然痛苦，但也免去不少的“例見”和請安問好，心裏頗覺清醒。我真見了他們就胡塗起來。本來不是什麼可以看看的面孔，又加板得緊緊的，要是看了不胡塗，除

非是“聖賢”。我早已知道，自己並不是“聖賢”，所以寧可避着他們些。幸而一個“病”字，大有可以推諉的地步。

母親早已起來，正向黃媽問我那裏去了。見我回來，罵了我幾句，說清晨起來，風正涼的時候，爲什麼瞞了她亂跑。又怕我冷着，又怕我疲乏……一直絮聒到喫早飯，還不止。但她又怕我掃興，說過幾天再好些，要領我去看土麻兒二孀孀；她家裏很寬敞，院子便是一個菜園，周圍又有許多菓子樹，比西園好得多呢。

真是天下事都可擺脫，唯有母親却是無法可想的。叫人憎；又叫人愛。見了，有時會煩厭；不見，又使人想念。

這幾天，總有人來，而我又偏偏不喜歡她們來。來了就鬧，真可怕。但尙可以原諒的，她們大抵都是聽說我的病好了，來看我的。來意雖好，雖可原諒，而我終不喜歡。今天下午，靜靜的有時哼幾句嘗試集；有時和母親談談天，扯扯西遊記的齊天

大聖孫悟空先生之一躍十萬八千里而跳不出佛爺爺的手掌。痛痛快快的正高興，偏偏華卿七叔家的雲姊和環妹又來了。這兩位小姐，便在平常，我就有些不大敢欽崇。只就她們的那兩雙“金蓮”說罷，纏得就比別人特別小。而且她們提起去麻兒二孀孀和妹妹的天足，竟以為是大笑話。近來母親放足，她們又表示瞧不起。這真無聊極了，腳是各人自己的，要纏就纏，要放就放，於她們什麼相干！我的話，說得真不錯：“天下事真是難以想像的呵！”

以前我雖然討厭她們常常以自己的“金蓮”之小，蔑視別人；但也沒有知道她們又是極願替別人操心的。今天一見面，那雲小姐便說，我的病已好了，應該娶媳婦了。這真是那裏說起，我娶媳婦與否，還要她管！

烏乎！此等女人！

全算今天運不好，但願明日不如此。

夜裏睡下，想起這些日來的人真也不少，只是沒有二孀孀，我病的時候，她是每天要來的呵。……

四月二十六日

今天起得早些。

身體覺得一天一天的健康起來了，這委實是
可喜的事，爲母親，爲妹妹，爲——

黃媽要我替她查黃曆，看今天的日子好不好。
我一查，上面明明寫着陰曆三月“二十五日癸未木
尾平，諸事不宜，凡事不吉，天罡死神”等等我也不
大懂得的許多鬼話。據實告訴她，她深深的嘆口
氣，也不問明天的。問她要做什麼，又不說，枯木般
的仍去洗衣服。近來我真有些討厭她，似乎覺得她
並不可憐了。但忽然要查黃曆，自然絕非無因，我
納悶，問母親，她也不知道。

下午，母親給我換了一件新的長衫；乍穿上，
覺得頗不自然。一直和母親到了二嬸嬸家裏，脊縫
上還似有些緊緊的。我真恨自己，到麼太“小家子
氣”了。

二嬸嬸的家庭，雖然比我們的複雜一點兒，但
人口也並不多。他們兩口兒，一個母親，一個妹妹。

土麻兒二叔因爲自小沒有了父親，所以不識得字。但每天帶着人到市上買買菜，秋裏收收租，倒也安分守己。

母親到四祖母屋裏去，二嬸嬸約我和芳姑到她屋裏玩。她那屋子收拾得很潔淨，極素雅。二嬸嬸雖比我在病中看見的時候，清瘦了許多，但越發秀麗了。而芳姑則仍然一癯一拐的跟在二嬸嬸背後，嫂嫂長，嫂嫂短。

我是最不善於交際的，尤其見了不甚熟識的女人，更覺沒甚搭趣。而且我這幾天來是在那般的著想於二嬸嬸呵！

我坐在她那床角上，低着頭，想說幾句話，但又覺得無甚可說。腦裏陣陣的亂響，心頭陣陣的亂跳，而且臉上也似乎有些發燒了。

我無端的覺得芳姑便不應該在這裏，而她偏偏不走開……

二嬸嬸親自給我一杯茶，要我喝。我腦裏越響起來，心頭越跳起來，臉上也越燒起來。當我輕輕的說了一聲“謝謝”之後，偷眼看見她從容的一笑，

我終於不免“飄飄然”的了。

我想說話，但我覺得無甚可說……

我找話說，但我終於沒找到……

我但腦裏亂響，心頭亂跳，臉上發燒……

“這些天接到妹妹的信來嗎？”終於我聽得像是二嬸嬸的聲音問了這麼一句。

“唔……沒有……”我恍惚的說。

“她在正科裏嗎？”

“是……是的……”

“你的病好了，還回學校去嗎？”

“唔，唔……”

“現在你的精神還不大好罷？”這像是芳姑了。

“唔，唔……”

“還服藥嗎？”仍然像是芳姑。

“唔，唔……”

我但腦裏亂響，心頭亂跳，臉上發燒；眼前的一切都模糊而且飄忽著。

幸而，幸而母親來了，我纔覺得沉靜了些。她們談了一回，我們辭了回來。我頭也沒敢回的——

雖然很想回——跑了來家。母親還說，病剛好，這般快走，要心跳了。

心裏七上八下，晚飯沒有吃得好。早早的睡下，輾轉不能入夢。呀，那是怎樣妖媚的一笑呵！我的靈魂兒飄飄的醉了一般的飛向那裏去了？！

如有大罪孽，壓上心頭，重重的沈下去，沈下去……

可憐的孩子！

四月二十七日

昨夜睡下，輾轉不能成寐。許多事情，都不應該想，然而偏偏要想。靈魂兒墮入大恐怖中，愛的火固已燃燒，我却不敢想下去……

今早，經母親叫了幾次，懶懶的起來，已將十點鐘了。精神很恍惚，似乎沒有睡足一般的；心裏仍然七上八下，毫無端緒。

細想起來，一切全是自己錯，無端的造罪。今後應該切實的下一番改過的工夫。

兩腮有些燒，真是病後的身體，再也經不起摧